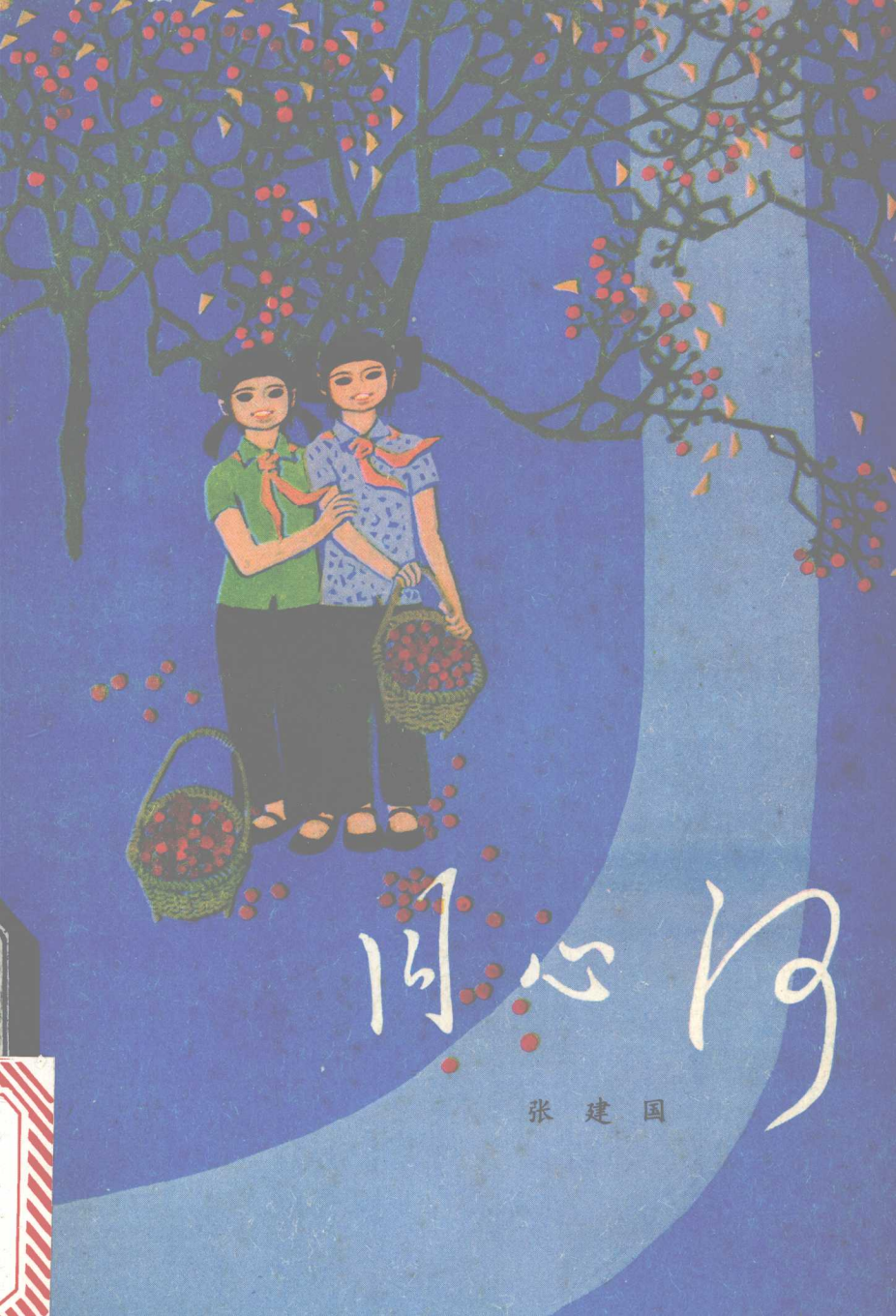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同心河

张建国

同心河

张建国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郭一尘

同 心 河

张建国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5 插页5 字数32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2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28 定价：0.62元

天黑了，门关上了，小屋子里静静的。

袁庄村靠东头的一户人家，只有两口人：奶奶和孙女。

娘俩躺在炕上，轻声细语地拉着嗑儿。奶奶闭着眼睛，一只手托着左边的脸，侧卧着。孙女忽闪着一双大眼睛，看着窗子上那一片亮光。透过窗棂缝儿，可以看见一颗星星。

她家里的电灯，前些天奶奶让电工给掐了，点起了煤油灯。奶奶说：“电灯费一个月七角多。一斤煤油才四角钱，要是省着点能用两个月呢！”

奶奶絮絮叨叨地和孙女说的话，都是些家长里短农家“过日子”的事。孙女虽然不那么愿意听，也耐心地“嗯嗯”地答应着。

奶奶发觉孙女没有一句回话，就问：“秀儿，你睡着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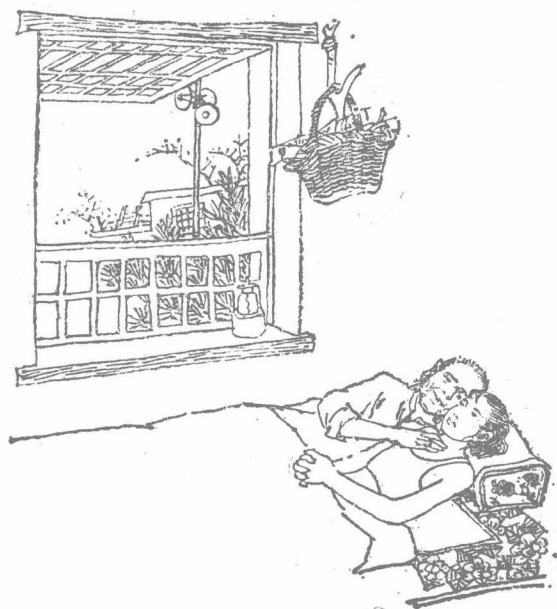
孙女立刻答应说：“奶奶，我没睡着呀！”

奶奶的话，由多到少，慢慢地停止了。

门外传来“嚯儿嚯儿，嚯儿”的声音。这是灶台上的小蟋蟀在鸣叫。它鸣叫的是那样轻快，那样自由自在。

根据它们叫的声音和节奏，奶奶把它们翻译成人的语言：“听——它们在说，‘干柴儿细米儿，干柴儿细米儿’呢！”

奶奶不让水秀打它们，说它们唱得欢，这是农村生活的吉兆。



屋子里显得更加安静了。只有一老一少轻轻地鼾声，和蟋蟀的鸣叫声。

突然，生产队的大喇叭里，传出了王会计的喊话声：

“考汤家河中学的同学注意了——中学的录取通知下来了，今年被录取的同学有水秀、素敏，还有小永和立春，明天来队部取通知书！”

王会计连着喊了两遍。

躺在奶奶身旁的水秀听了通知，心里一阵发热，眼眶里溢满泪花，她用双手摇晃着奶奶的头，大声说：“奶奶，奶奶，您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”

奶奶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攥着孙女的手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……

二

第二天，天气特别热。被汤家河中学录取的两名男同学——立春和小永，高高兴兴地结伴儿来到同心河边割草。

同心河里的水，清亮亮的，飞溅着朵朵浪花，欢蹦乱跳地向南边的海里流去。

河岸上，长满绿色的羊胡子草，赭色的海萝黄根儿和叶子油光放亮的牛舌头菜；还有那开着紫色花的马兰丛，开着雪白花的“媳妇头”，开着血红花的野海棠……远远的一望，白、绿、红、蓝、紫，杂色相间，斑斓一片，给同心河镶上了一幅彩色的花边。

一群云雀，在高空中“啾——啾”地叫着，飞到柳行子里，落在柳枝儿上，被浓浓的叶子掩藏起来。柳荫铺到地上，象一片清亮水儿，真是乘凉的好地方。要是干完活儿又累又热，可以在河水里洗个痛快澡，然后躺在铺满柳荫的草地上，不沾土不沾沙地迷糊一觉，那可真叫惬意呢！

半大小子们，精神头儿足，只顾跳到河水里洗澡，摸鱼。摸几条“鲫鱼”或是“油光”，用柳条儿串起来，拿到家里“熬酱”，不用放油，又香又新鲜又好吃。大人小孩都夸好。立春和小永从那边来了：抬着头，探着腰，背着小山包儿一样的草筐，筐内装满鼓尖儿的青草。走一步草筐发出吱呀呀吱呀呀一串儿响，象是哼小曲儿。

立春比小永高一头，乍一膀，虎虎实实的，象个壮实的母牛犊似的走在前头。小永长得单薄一点儿，但不甘落后紧迈着步子，不让立春拉下。俩人脚前脚后地把草筐放在柳荫里。

卸去了重负，两个人长吁了一口气，甩甩头上的汗滴，背心一脱，就跳进了河水里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河面上泛起涟



漪，不一会儿，水面上露出两个湿漉漉的小脑袋来，他们喷着水珠儿，互相张望着，龇牙裂嘴笑了一阵，就又打起水仗来。手掌拨水，象水枪那样喷水，水花飞溅，变成了雾，伴着“冲啊，杀呀！”的喊声，整个水面成了他们的天下。战斗大约进行了十多分钟，还是力气小的小永败了阵。他头一低，象个细“泥鳅”一样，钻进水里去。失去了对手，立春格格笑着，捧着河水，“扑啦扑啦”地洗脸。小永游出去好远，才冒出头来。他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个大青虾，在空中晃着。那青虾挺着长长的须子，挥螯弹甲，不甘心做俘虏。

小永故意馋着立春。嘴里喊着：“生吃螃蟹活吃虾，馋得小人儿忘了妈！”随着喊声，那只大青虾，被小永闪电般地扔进嘴里，“咯吱咯吱”地嚼起来。小永吃得真香啊！脖子一伸，眼一眯——咽了。

立春轻蔑地笑着，不理他，可心里也想寻找这样的快乐。正巧，他觉得有东西在水里拱脚后跟，赶忙一头扎进水里。不一会儿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立春在原地站出来，他手里拨弄着一条大“油光”鱼。还威风地对小永喊：“喂，别光顾吃！快快，到岸上掰个柳条，把它串起来！还是这家伙过瘾！”

小永顺从地拨水向岸边游。立春吓唬他：“别把

水打得咚咚响，鱼都吓跑了。快，立晃，快去！”

小永改换立晃上了岸，麻利地掰了两根柳条来，回到水中，一根交给立春，一根叼在嘴里。

两个小家伙开始摸鱼了。

他俩摸鱼时，在水面上只能看见一个脑袋，一张脸，和一双精力高度集中的眼睛。在水里，是膝盖挨着河底，手在河底摸寻，一会儿双手分开，一会儿合拢，专门寻找河底下的凹坑儿和圆洞洞，这些地方往往是藏鱼的地方。这都需要耐心和经验。这两项工夫，立春和小永都俱备，尤其在耐心方面，小永更比立春强。

河里的“油光”鱼真多，又是晌午时分，鱼都卧在窝门不动弹。时光不大，他们嘴里叼着的柳条串儿上，都快挂满了。小永摸的“油光”鱼比立春摸的显然多几个。立春没有多少兴趣了，站起来涮涮身上的青泥，把头一甩，指挥小永，就一前一后上了岸，把鱼串儿扎在各自的草筐沿儿上，挂起来。有几条后摸上来，不甘心渴死的“油光”鱼，不时地甩动几下尾巴。立春看着它们，蹲下身子，调皮地用大拇指弯成“弓”形，猛力弹它们，小永也跟他学。

不管什么事，立春对小永，总是指挥员。他弹完了鱼，拍拍胸脯，把胳膊端平，原地跑了几步，小永

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说：“跑一圈儿？来！”于是，立春在前，小永在后，沿着河边的沙滩跑起来。他们边跑边唱：“跑，跑，跑马歇，不生疙瘩，不生疥……”两个人反复唱着这首当地流行的旧儿歌，直到把身上的水珠儿抖下去，浑身晒得闪着油光，这才回到草筐旁，穿上背心、裤衩。

小永急着走，立春拦住他。在柳荫下的沙板地上，用镰刀画了一个大大的“凶”。这叫什么玩艺呀？小永当然明白：这叫“半升子”。是农村孩子玩的一种小游戏，类似下棋。

“来，玩两把儿！”立春不等小永回答，就坐在了“凶”面前。

小永抬头望望日头，没吱声，只是用手指掰了两节草秸儿。立春拽过一小截柳条儿，劈成两半儿。

两个人对面坐好，分别把自己的两颗籽儿，放在各自半升子边的两角上。

“说好了，就干两把儿啊！”小永说。

“中。就两把儿，一把儿也不多干！”立春说。

在这一带，乡间的孩子们，把这种游戏叫做“挤半升子”。在村头或地边歇息时，常常玩这种游戏。你用子儿挤我，我用子儿挤你，一直到把对方的两个子儿挤得无路可走了，就算赢了。

角斗开始了。

第一把很快，立春赢了。小永的脸，“腾”下子红了，象个刚下过蛋的鸡冠子。谁愿意输啊？他在心里暗暗憋劲儿，刚才还想着快回家呢，现在竟忘了一切，一心投入战斗。

第二把又开始了。

立春用大拇指弹着放在身边的镰刀把儿，象刚才弹那甩尾的“油光”鱼一样，发出“嘚嘚儿”的响声。鼻翼一动一动的，脸上挂着笑，显得那么洋洋自得。

这把儿小永可认了真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“阵势”，轻易不肯动子儿，思谋着步法儿，寻找着对方的疏漏。

这一回时间用的不短，可还没见高低胜败。立春隔一阵儿催几声，小永仍是那么稳当。不管立春咋催，只是低头看步子。

“快快，快呀！”立春又催了，“你真是火上房也不着急的脾气！没啥，输就输呗！”他虽然是这么说，心里却巴不得快快赢了小永。

小永也摸过来自己的镰刀把儿，不过他没有象立春那样“嘚嘚儿”地弹，而是拿着镰刀把儿，一下一下地在地上剥着。立春轻蔑地撇撇嘴，龇龇牙，大拇指把镰刀柄儿弹得更响了。小永的镰刀仍在原地剥，

镰刀剝的那地方已经是乱土一摊，好象他的心绪一样。但，他终于看出了立春走步儿的弱点，看准了疏漏，虚走一步子儿，引得立春上了当。

“挤——嘿！”小永突然喊了一声，随着把子儿猛然向前结结实实地一放。

“噢……”几乎是在同时，立春目瞪口呆了。大拇指也顾不得再弹镰刀柄儿了。

小永站起来，用双手拍着屁股上的沙土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一人赢一把儿，输一把儿，没偏没向，正好收场！”

立春输了，那能甘心？一连串儿地喊：“不中！”死气白赖地非再下不可。小永说：“不是你说的两把儿嘛？”立春说“我说的就不会改？”他瞪着眼睛拉住小永的胳膊，把小永的胳膊攥得生疼。小永一边挣扎着一边哀求：“咱还得回去送草呢！再晚了，饲养员袁大爷就该回家吃饭了！还得让老人家等着咱们，多不好。”

自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，袁庄村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，土地和牲口都承包给社员户。为了节省劳力又能把牲口喂得好，几户社员自愿把牲口集中在一起，交一个专人饲养着。立春和小永他们几户的牲口就是找袁大爷喂着。

“不管他，不管他，就一把儿，就一把儿。一言为定！”立春瞪着眼睛嚷嚷着，“刚才我是没有好好注意，要是注意呀，没你赢的！信不？”

小永也笑了笑反驳着他说：“你注意，我不会更注意？！”

“那，那好！”阵势重新摆开，两个小家伙又开始了聚精会神地角逐。

这回是第三把儿了，一定要决出个胜负。立春和小永象两只小羊顶架，谁也不肯相让。小永的心情更是高度紧张。因为两个人都注了意，所以胜败总是难见分晓。这可把立春气得脸通红，汗珠儿象断了线的珠子直往沙地上掉。

只有那轻摇柳条的柔风和同心河里的流水轻轻地响着，一切声音都好象离他们很远很远。天上悄悄飘来一丝白云，也在高空为他们助战。

正在立春和小永“厮拼”到难分难解的时候，柳树行子那头，忽然传来“咯咯咯”的笑声，惊动了柳荫中的云雀，“啾——啾”地叫着飞走了。立春什么也没感觉到，小永倒是听见了笑声。他抬头左右看看，猛然看见了两个挎着篮子挑菜的小姑娘，立即轻声告诉立春：“哎，你看，她们俩来了！”

立春冷丁一抬头，正好也看见了她们。他二话没

说，呼的站起来，用脚踢乱了“棋盘”。

“还没见个上下呢？”小永说。

“中咧中咧，快走！”立春向小永一招手，两个人慌忙背起草筐，钻进柳树行子，绕道回村去了。立春一边走着一边嘟囔：

“哼，要不是她们给搅了，这把儿我准赢，你信不？”

小永不服，颠了一下背上的草筐说：“也不敢说，还兴许闹个平棋儿！”

“哼，平棋儿？平棋儿我也不干哪，咱们五打三胜，非把你赢了不可！”立春自己说着也觉得好笑，呵呵呵地乐了。

“……”小永肩头的草筐绳儿直往肉里勒，他顾不上多说话了。



三

河滩上出现的挎篮子挑猪菜的两个小姑娘，一个是水秀，另一个是素敏。她们和立春和小永是同班同学。

水秀和素敏，一进树行子，就看见了正在“挤半升子”的立春和小永。素敏悄悄对水秀说：“你看，他们！”

其实，水秀早看见了，但她象没事一样，很平静地说：“甭管他们，咱们挑咱们的菜！”

“哼，看把他们美的！瞎猫碰上了死耗了，也考上了初中？”素敏捅捅水秀说，“你别管，我偏气气他们！”接着就故意“咯咯咯”地大笑起来。还没容她说些讽刺话儿，立春和小永就走远了。

水秀制止住素敏，反问她：“你考上初中不高兴啊？人家不是也一样？往后啊，你那小脾气儿可得改一改呀！”

“要我改呀，”素敏把小嘴一撇说，“要我改

呀，他们得先改！”

她们看着立春和小永急急慌慌地走了，素敏又立刻抓住了把柄，添柴加火地说：“你看看咋样？他们就是不想见咱们的面！走，咱们去看看，他俩在那儿干啥来着！”

水秀不声不响地跟着素敏来到刚才立春和小永“挤半升子”的地方。沙板儿地上有他们坐着的印儿，有镰刀刹的坑儿，有用手抓乱的沙土堆儿，有搓碎的柳树叶儿，还有“半升子”混乱的图样。

看了一会儿，水秀想去挑菜，就催着素敏快走。素敏也觉得没意思，转身要走。还没走出两步儿，她就一把拉住水秀说：“咦，你看这里有两串儿‘油光’鱼，有的还拨楞呢！”说着便猫腰把那两串鱼拾起来，上下抖动着，一个一个地数着个数儿。

“敢肯定，准是那两个家伙慌里慌张丢下的！”素敏眼珠儿转动着，很诡秘地说。

水秀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嗯，差不多。放在篮子里吧，等咱们回家，给他们送去！”

“哼，说的多好听！我宁可把它扔到河里去，也不给他们送去！”素敏说着扬起胳膊就要朝河水里甩，水秀跑过去一把按住了她的胳膊。

素敏望着水秀想了想，突然笑了：“对了对了，